

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 研究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评价

肖红蓉*

摘要：可持续性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型和应用型经济学科。尽管西方经济学界对可持续性经济学从概念、特征、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制度背景等诸多方面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而明确的认识，但可持续性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已成为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基础和重要指导。通过对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理论问题进行梳理与评价，一方面可以揭示西方在该学科领域一些关键理论问题上的研究进展，另一方面也为我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性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提供借鉴。

关键词：可持续性经济学 伦理哲学 价值 资源配置 经济增长

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规模远远小于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承载力”和“经济人”前提假设下的逻辑体系。但是，随着人类经济活动逐渐扩展并接近自然承载力的边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可持续发展思想以及可持续性经济学^①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它是对传统的线性经济增长方式和主流经济学思想的一种质疑和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与修正。可持续性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适应现代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通过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使经济学理论能够对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和人类行为有更加贴切的体现、更加准确的描述、更加有效的说明力、更加贴近现实的指导性。资源的无限供给、增长的无极限性、微观个体的经济人理性、消费主义乃至国民经济核算等问题，都与可持续发展有着不相容的矛盾，也就使得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成为了经济学改造所必须解决的基础问题。”^②

一、可持续性经济学的界定

在近代西方的相关文献中，“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与“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经常作为同义词出现。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可持续性”一词就用来描述“与基本的生态支持系统处于均衡状态”^③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一词却是在1987年Brundtland提交给联合国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第一次正式出现。Brundtland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

* 肖红蓉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邮政编码: 430079 电子信箱: xiaohongrong@mail.ccnu.edu.cn.

本文系以乔洪武任首席专家的2011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子课题(10JZD0021-6)“西方可持续发展经济伦理思想研究”、2011年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度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与创新研究”(2011LJ014)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但文责自负。

①本文采用这一表述，而非“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并非两者之间在理论上有着明确的区分，主要是因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一词多出现于较早的西方文献中。近年来，“可持续性经济学”一词是西方学者广为接受的表述，在西方主要的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研究文献中使用频率更高(参见本文第一部分)。

②钟茂初 2006《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第30页。

③Stivers, R. L. 1976. *The Sustainable Society: Ethics and Economic Growth*, 187.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的能力的发展”^①。至今,这一定义仍被国际组织和相关学者广泛使用。Brundtland 的定义虽然简洁,但并不严格和精确,由此也引发国内外学者分别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对“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做出了不同的注解。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讨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方法,并通过了《21世纪议程》。里约会议依据 Brundtland 的定义,对可持续发展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可持续发展具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三重维度。这三重维度共同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2005年,联合国世界峰会则用“彼此相互依赖、相互强化的支柱”^②来描述可持续发展的这三重维度。这三重维度常被简化为“3E”原则,即环境可持续性(Environment)、社会公正(Equity)和经济发展(Economy),并成为衡量可持续性的公认标准和三重底线。

西方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对“可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主要有: Repetto(1986)的“可持续的核心思想是,当前决策不能够损害维持或提供未来生活水平的前景,这就意味着经济体系要管理得当,以使我们能够受惠于资源而生活下去”^③; Barbier(1987)的“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和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④; Pearce(1988)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指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并且这一增长不受生态自然因素的影响(污染、资源退化)或社会影响。”^⑤以及 Pronk 和 Haq(1992)的“经济增长为所有的世界公民带来公平和机遇,但又不进一步破坏世界的有限自然资源与承载力”^⑥等。尽管西方经济学家们对“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总体上体现了他们对经济-社会-自然系统的基本共识,即可持续发展是由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共同构成。因此,可持续性经济学要比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乃至生态经济学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其中,“可持续性”追求的是在给定生态系统中,人类及其后代的生活状况得以维持甚至持续地改善,因而要求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代际与代内)的关系进行协调,涉及的是科学、伦理和政治问题。而“经济学”则追求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涉及的是经济效率问题。正如 Ayres(2008)指出的那样“可持续性经济学包涵了从科学到经济学、哲学、政治科学的重要思想。作为资源配置科学的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占据了核心地位。但是可持续性经济学研究的‘资源’范围不仅包括从矿产到物种、从太阳能到地质和水文过程,还包括人造资本和人的智慧。”^⑦

不过,西方经济学界对可持续性经济学从概念、特征、研究范畴、方法学和制度背景等诸多方面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而明确的认识。然而,一个对可持续性经济学的明确定义能清楚地界定可持续性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和可持续性经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边界,从而正确地指导可持续发展实践。为此,许多西方学者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和探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Panayotou,1993; Pearce, et al.,1994; Daly,1996; Robertson,1999)和“可持续性经济学(sustainability economics 或 economics of sustainability)”(Pezzy and Toman,2002; Illge and Schwarze,2009; Baumgärtner and Quaas,2010a,2010b; van den Bergh,2007,2010; Bartelmus,2010)的两种看似相似却又不尽相同的表述。笔者认为,这与可持续发展经济思想形成的时间短、涉及学科体系的复杂性、研究视角的差异性有直接的关系。较早时期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现有自然资源是和金融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具有同样价值的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可以通过生产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得到补偿,主张将自然资本作为经济增长必需的生产要素投入纳入私人部门的成本-收益分析。这样看来,较早时期的西方经济学家们更加重视私

①WCED. 1987.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②UN General Assembly. 2005. 2005 World Summit Outcome. Available at <http://www.who.int/hiv/universalaccess2010/worldsummit.pdf> p. 12.

③Repetto R. C. 1986. *World Enough and Time: Successful Strategies for Resource Management*, 1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④Barbier E. 1987.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14(2): 101-110.

⑤Pearce D. W. 1988. “Economics, Equ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utures*, 20(6): 598-605.

⑥Pronk J. and M. Haq. 1992. *The Hague Repor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Concept to Action*, 37. New York: UNDP.

⑦Ayres R. U. 2008. “Sustainability Economics: Where Do We St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67(2): 281-310.

人部门的污染问题和自然资源配置问题。而随着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对“可持续性”认识的不断深入,则更加注重经济-自然-社会系统的均衡问题,提出可持续性经济学除了研究自然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之外,还要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公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代内和代际公正问题。Baumgärtner和 Quaas(2010a)指出,“可持续性经济学”是在2007年左右才开始被广泛使用的名称。但至今,西方经济学家们对这种叫法未达成统一的认识。Baumgärtner和 Quaas(2010b)也尝试将可持续性经济学定义为“自然服务分配的经济效率与公正的结合”,意图强调该学科研究的规范性。由此可见,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存在许多争议。但是,总体而言,从研究对象、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看,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经历了从重视经济可持续发展到重视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共同发展,从重实证研究到实证与规范研究并重、从依赖市场自我调节向依赖市场和政府两种调节手段的演变。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采取了后一种表述,以体现当前西方经济学界在该问题研究上的基本主张。

二、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理论问题

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是在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对经济学的渗透导致了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循环经济学等新兴经济学科的诞生和发展,形成了一套适应可持续发展研究需要的哲学思想和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但是,相对于环境、资源、生态等经济学科,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还很不完善,尚存在诸多缺陷。

(一) 可持续性经济学的伦理哲学

Amartya Sen 曾经指出,经济学有两个起源:一个是工程学,主要解决经济分析的逻辑问题,而另一个就是伦理学,解决的是经济学的最后归宿和人类福利问题。^①同时,他还指出,主流经济学推崇和独尊经济学的工程学根源,厌恶和舍弃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结果导致主流经济学有极其严重的“人学”贫乏症。

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价值中立(axiological neutrality)”的哲学价值观之上的,其主要的伦理取向是从物与物的关系出发,以GNP或GDP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为价值标准对经济增长进行评判的。占据主流经济学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中立思想导致了以下片面的价值判断: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急功近利的经济主义、功利主义和庸俗的消费主义。在这样的伦理价值观指导下,人类无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恶化、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恶果。因此,西方学者开始从哲学角度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并在近几十年的思考和探讨中,形成了包含生态伦理、代内伦理和代际伦理的哲学思想,成为了可持续性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重要内容。

可持续性经济学的伦理哲学思想首先包含了代内公正(intra-generational justice)和代际公正(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的人际伦理观。在Brundtland(1987)所作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中,人际伦理主张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实质上就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同样应遵循公平与效率两个原则。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因此,代际公正问题就成为可持续性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伦理问题。总而言之,可持续性经济学的人际伦理主张实际上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一定程度上的修正甚至批判。

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中形成了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两种主要观点。其中,“自然中心主义”包括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中心论以及生态中心主义。这类观点强调了人与其他生物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人类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负有特殊的道德责任。而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因坚持人类沙文主义已经遭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并被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弱人类中心主义和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取代。

可持续发展观符合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enlightened anthropocentrism)观点。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观点包括:人类对生态与环境问题负有道德责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是自然的管理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具有共生性;人与自然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伦理关

^①Sen A. 1991.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4-7.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系,人类保护自然的义务源于人类对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伦理义务和道德关怀。由此可见,可持续性经济学的生态伦理与人际伦理思想归根结底都是人际伦理思想。不过,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哲学基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全面认识确立了一种新的发展观,要求将伦理关怀的对象从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扩展到人与其他生物以及整个自然界,要求承认其他生物乃至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和权利,可以说是西方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一种进步。

(二)自然资源(资本)的价值理论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才是有价值的,离开人的自然界毫无价值可言。西方主流经济学也认为自然是没有价值的,或者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供给,可以免费取用的。可持续性经济学则肯定了自然资源的内在价值,主张将自然资源同人造资源一样也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对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进行研究。其逻辑推理是这样的:

首先,可持续发展经济思想从社会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出发重新定义了价值的本质,认为凡是能增进全人类利益的物品或活动都具有价值。自然不仅是人类物质生产资料的提供者,还能满足人类的生态需求,因此自然资源也具有价值。Costanza 和 Daly(1992)认为“我们要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必须正确地认识经济,将其看作是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环境与生态经济应该成为(研究)这个问题(经济问题)贯穿始终的方法。自然资本为生态经济系统制造了相当大比例的产品与服务。因此,无法正确地解释自然资本(的价值),就会导致对经济运行方式产生非常严重的错误认识。”^①

另外,可持续性经济学对“资本”的概念也进行了重新诠释。可持续性经济学将资本划分为“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和“人造资本(human capital)”两大类,认为资本的存量(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之和)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笔者注:即具有非递减性),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之间是替代关系或互补关系。自然资源的价值首先体现为它在现实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稀缺性。关于资源“稀缺性”的认识,从 Malthus 的“资源绝对稀缺论”,到 Ricardo 的“资源相对稀缺论”,再到 Mill 的“静态经济论”,都反映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资源“稀缺”问题的认识是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尤其是 Mill 的静态经济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的“稀缺”范畴,包含了现代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事实上,现代经济学已经逐步接受了“资源绝对稀缺”的观点。可持续性经济学承认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认为建立在“经济规模远远小于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力极限”的逻辑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已经不合时宜了。随着地球人口的迅速膨胀和自然资源的加速消耗,经济活动日益接近自然环境承载力的极限时,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日益凸显,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作用也日益突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则日益体现为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可持续性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

(三)可持续性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环境公共物品以及外部性理论

既然自然资源是有价值的、稀缺的,那么经济学就应该将自然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也纳入其研究范畴。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成本相等,社会边际收益与私人边际收益也相等。在这种情况下,帕累托最优是可以实现的。但在自然资源的配置问题上,环境的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特征使得使用自然资源的社会边际成本和收益与私人边际成本和收益往往不一致。因此,现代经济学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正这样的市场失灵,这也成为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的来源。

在自然资源价值未得到承认之前,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公共物品特征,往往导致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破坏性、掠夺性的开采和过度使用。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给就成为可持续性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手段之一。

另一方面,环境外部性导致帕累托最优配置无法实现,因此要消除这种外部性或实现外部性内部化。可持续性经济学认为,经济主体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必然会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产生影响,继而对后代人的福利产生影响。这些都可以用外部性理论进行分析讨论。van den Bergh(2010)指出,环境外部性是发展不可持续的根源,是可持续性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他强调不可持续性意味着当前的决定对未来的影响,即存在不可避免的动态的或跨时期(inter-temporal)的外部性问题。在这一点上,可持续性经济学研究的外部性

^①Costanza R. and H. Daly. 1992. “Natural Capit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servation Biology*, 6(1): 37-46.

问题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外部性概念有所差异。他还认为,现实的“可持续性”意味着环境外部性应该为正而不能为零。

对于如何实现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福利经济学的庇古税曾经是广受推崇的方法。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科斯定理的提出,主张通过明确界定的产权之间的自愿交换来实现环境与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的方法(通常被称为科斯交易)成为近30年来世界各国处理污染和环境治理的主要手段。当然这两种方法都有利有弊,西方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此处不做赘述。

(四)可持续性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

除了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环境保护问题之外,经济发展也是可持续性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尽管西方经济学界对“增长”与“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辨析,但根深蒂固的古典、新古典或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仍占据着主流地位。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物质财富的持续增加,把经济增长看作一个投入产出函数。无论是古典、新古典还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建立在自然资源无限供给的前提假设下的,只是将自然资源作为外生变量。因而,建立在资源无限供给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可以是无限的。

1972年《增长的极限》一书问世后,引发了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资源危机和增长极限可能性的思考。其后的1973年和1978年,连续爆发了两次全球性“石油危机”,世界各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要求将自然资源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之中,由此导致了大量西方学者对可耗竭资源约束下的最优经济增长路径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文献包括,Vousden(1973)的“资源消耗的基本理论问题”,Dasgupta和Heal(1974)的“可耗竭资源的最优利用”,Stiglitz(1974)的“资源可耗竭条件下的增长:效率与最优增长路径”和Solow(1974)的“代际公平与可耗竭资源”。后三篇文献都发表在《经济研究评论》出版的《可耗竭资源经济学论文集》中。Dasgupta和Heal(1974)、Stiglitz(1974)和Solow(1974)都试图建立可耗竭资源约束下的最优经济增长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自然资本都被看作有限的、不可再生的和必要的生产要素。

但是,以上这些经济增长模型虽然将自然资本作为内生变量进行了分析,但也只是在传统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基础上进行的不同程度的修正,仍然是基于各类生产要素之间是完全可替代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型。建立在这种假设前提下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被看作弱可持续性(weak sustainability)。

弱可持续性认为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之间是完全替代关系:只要各类资本(包括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存量保持在不低于物理或生态学要求的最低水平之上,经济可实现可持续发展。基于人造资本与自然资本之间完全替代关系的前提假设,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得以适用。弱可持续性的分析得出代际公平是可以实现的结论。即使是资源耗竭和生态受到破坏的国家也能通过国际贸易实现可持续发展。传统的经济度量指标只要进行外部性矫正就可以用来衡量可持续发展(Pezzey and Toman, 2002)。持这类观点的经济学家有Hartwick(1977, 1978a, 1978b),Solow(1974, 1986, 1993),Pearce等(1990),Bishop(1978),Pezzey(1989, 1992),Common和Perrings(1992)以及Gutés(1996)等。总体来看,弱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一种乐观的可持续发展观,也是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

而另一种被称为“强可持续性(strong sustainability)”的观点则认为,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的存量虽不变,但两种资本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某些环境要素是不可替代的,某些环境过程也是不可逆转的。因此,自然环境中的每一子系统、每一物种和每一资本的物理存量与构成都应维持在必要的水平(Pearce and Atkinson, 1995)。换言之,总资本构成中的人力资本、技术能力、自然资本等各类资本的存量必须分别维持在相应的合理底限之上,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Brekke, 1997)。Daly和Cobb(1989),Gowdy和O'Hara(1997),Ayres等(2001),Pezzey和Toman(2002)以及Neumayer(2003)等都支持强可持续性观点。

三、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缺陷

(一)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缺乏统一性和整体性

Ayres(2008)指出,“可持续性经济学涵盖了从热力学到地质学,从生态学到经济学,从心理学到政治

学等多学科领域。作为资源配置科学的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占据着核心地位。”^①事实上,可持续性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也正是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及某些非主流经济学(如福利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基础之上的。然而,Ayres(2008)同时还指出,“可持续性经济学配置的资源包括了从矿产到物种,从太阳能到地质和水文过程以及人造资本与人类智慧。”^②因此,“可持续发展资源配置理论的核心,是要建立有利于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各类经济资源配置的机制,以合理地组合与匹配各类经济资源、社会资源与生态资源在内的社会总资源,生产和提供各种产品(包括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及劳务,既满足当代人日益增长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这些需求的发展能力造成损害。”^③但是迄今,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对此问题并未形成一个统一和整体的理论基础。

西方经济学一般用外部性理论解释生态环境问题,并且把外部性治理看作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途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则是从各自领域分别对生态环境与污染问题进行局部研究。例如,福利经济学以福利或效用作为评价某种经济活动或制度的唯一标准,依据边际效用理论,采用庇古税使污染的社会边际成本和收益分别与私人边际成本和收益一致,从而实现外部成本与收益的内化;产权经济学则根据交易费用理论,从产权制度的角度研究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主张通过产权界定与产权交易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法来配置自然与环境资源;政治经济学则依据公共物品理论,主张由政府对具有公共物品特性的某些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进行配置,平衡这类公共物品的供给与需求。由此可见,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等对可持续性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影响。但是迄今,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并未形成一个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的认识。

(二)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所采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还存在缺陷

可持续性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经济学与人口学、生态学、物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内容交叉形成的一门复杂的、综合的应用型经济学。但是,可持续性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却是扎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本文所论述的可持续性经济学的自然资源的价值理论、可耗竭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有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理论等都体现出西方可持续发展经济思想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若干假设和逻辑批判性的继承。换句话说,这种批判是一种继承的批判,是在保留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所作的某种程度的修正。

首先,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对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了修正,但并不彻底。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以“经济人”作为假设前提的。“经济人”被规定为在经济生活中的一般的人的抽象,这种抽象具有三个规定性,即个体本位主义、自利原则和完全理性原则。普遍认为,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存在诸多缺陷。Amartya Sen就认为,理性经济人像“跛脚的驴”,“经济学应该关注现实的人”。尽管后来的经济人假设经过了Mill、Marshall等人的多次修正,但并不完善。可持续发展思想对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即以“经济人”自我利益最大化追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工业文明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要求经济学研究抛弃个人本位主义,不仅要考虑“经济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还应考虑人的生态文化需求;不仅要考虑人的自利行为目标,还要考虑自然生态的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社会长远利益。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仍然建立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基础上,公平也只是为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服务的。换言之,形式上的“利他”,恰恰是为了本质上的“利己”。这种过分强调“利己”的经济人假设与可持续性经济学应该倡导的生态公平与正义、代内和代际公平与正义形成了对立与冲突。

其次,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仍然以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作为核心内容或基本目标,力图通过对自然资本要素投入货币价值的评估和测算,来度量和管理工作发展的可持续性。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虽然修正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主义机械论和还原论的思想以及消费主义观,提出了生态经济的观点,承认社会发展和环境生态保护对经济增长或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效用与成本

^①Ayres R. U. 2008. “Sustainability Economics: Where Do We St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67(2): 281-310.

^②Ayres R. U. 2008. “Sustainability Economics: Where Do We St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67(2): 281-310.

^③马传栋 2000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第67页。

一部分是无法用货币进行评估和测算的,自然资本的折价率和代际贴现问题仍然是可持续性经济学研究的难点问题。

(三) 弱可持续性观点是可持续发展观不彻底的表现

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的争论与对立体现了西方经济学家们可持续发展观的差异。从生态学来看,弱可持续性观点存在许多弊端。弱可持续性增长的前提假设是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的完全替代。这一假设条件与部分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与物理过程的不可逆转的现实不符。事实上,弱可持续性观点仍然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无法合理补偿环境外部性问题,也不能解决对自然资本的合理定价问题。但是,生态经济学主张的强可持续性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却得不到普遍认同。例如,Brekke (1997) 指出强可持续性观点在现实中存在三大缺陷:(1) 它忽视了人类发展必须依赖自然资源;(2) 它忽视了自然资源与环境本身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人类也是自然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一事实,过度夸大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作用;(3) 它忽视了人类权利与其他物种权利之间的冲突问题,维护其他物种的绝对权利,有可能侵犯或损坏人类的权利(如财产权、生存权等)。因此,强可持续性原则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得到实施。这种对强可持续性的放弃和对弱可持续性的坚持体现了经济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仍占据着垄断地位,也是西方可持续发展观不彻底的表现。

(四) 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观

西方主流经济学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以个人或企业为经济主体的微观经济学和以国家为经济主体的宏观经济学。但是,人类利益分别体现在个体利益、群体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三个层面(Pearce and Atkinson, 1993),因此经济学还需要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建立一种全球观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可持续性经济学的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缺乏对人类整体利益的认识和调节能力不足;后者则是建立在全球资源有限性的基本前提之上,涉及人类的永续发展和整体利益,具有一种全球观的研究视野。

尽管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研究已经着眼于全球生态利益,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家们对发展的认识也已经站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但由于现有的可持续性经济学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研究仍然无法完全脱离“理性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假设,缺乏对人类整体利益的正确认识,也还不具备建立应对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协同机制。

同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一样,我国可持续性经济学的研究正在经历从非主流经济学向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可持续性经济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刘思华(2008)指出“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被不断赋予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因此,中国学者要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学研究中固有的理论缺陷,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为指导,“构建一种超越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可持续性经济学的新范式。”^①

参考文献:

1. 洪银兴 2002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2. Ayres R. U., J. C. J. M. van den Bergh, and J. M. Gowdy. 2001. “Strong versus Weak Sustainability: Economics, Natural Sciences, and ‘Consilience’.” *Environmental Ethics*, 23(2): 155 – 168.
3. Bartelmus P. 2010. “Use and Usefulness of Sustainability Economics.” *Ecological Economics* 69(11): 2053 – 2055.
4. Baumgärtner S. and M. Quaas. 2010a. “What is Sustainability Economics?” *Ecological Economics* 69(3): 445 – 450.
5. Baumgärtner S. and M. Quaas. 2010b. “Sustainability Economics – General versus Specific, and Conceptual versus Practical.” *Ecological Economics*, 69(11): 2056 – 2059.
6. Bishop R. C. 1978. “Endangered Species and Uncertainty: The Economics of a Safe Minimum Standard.”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0(1): 10 – 18.
7. Brekke K. A. 1997.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On the Measurement of Income and Welfar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8. Common M. and C. Perrings. 1992. “Towards an Ecological Economics of Sustainability.” *Ecological Economics*, 6(1): 7 – 34.
9. Daly H. E. 1996. *Beyond Growth: 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oston: Beacon Press.
10. Daly H. E. and W. Cobb. 1989. *For the Common Good*. Boston: Beacon Press.

^①刘思华 2008 《关于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若干理论思考》,《经济纵横》第7期,第33页。

11. Dasgupta P. S. and Geoffrey M. Heal. 1974. "The Optimal Depletion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 *Symposium on the Economics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1(2) : 3 – 28.
12. Gutès M. C. 1996. "The Concept of Weak Sustainability." *Ecological Economics* , 17(3) : 147 – 156.
13. Gowdy J. and S. O' Hara. 1997. "Weak Sustainability and Viable Technologies". *Ecological Economics* , 22(3) : 239 – 247.
14. Hartwick J. M. 1977.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the Investment of Rents from Exhaustible Resour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67(5) : 972 – 974.
15. Hartwick J. M. 1978a. "Investing Returns from Depleting Renewable Resource Stocks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Economic Letters* , 1(1) : 85 – 88.
16. Hartwick J. M. 1978b. "Substitution among Exhaustible Resources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 45(2) : 347 – 354.
17. Illge L. and R. Schwarze 2009. "A Matter of Opinion – How Ecological and Neoclassical Environmental Economists and Think about Sustainability and Economics." *Ecological Economics* , 68(3) : 594 – 604.
18. Neumayer E. 2003. *Weak versus Strong Sustainability: Exploring the Limits of Two Opposing Paradigm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 Panayotou T. 1993. *Green Markets: 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20. Pearce D. W. , E. B. Barbier and A. Markandya. 199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Third World*. Hants: Edward Elgar.
21. Pearce D. W. and G. D. Atkinson. 1993. "Capital Theor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 Indicator of Weak Sustainability." *Ecological Economics* , 8(2) : 103 – 108.
22. Pearce D. W. and G. D. Atkinson. 1995. "Meas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ed. D. W. Bromley , 166 – 181. Oxford: Blackwell.
23. Pearce D. W. , G. D. Atkinson and W. R. Dubourg. 1994. "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 19(1) : 457 – 474.
24. Pezzey J. 1989. *Economic Analysis of Sustainable 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25. Pezzey J. 1992.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s: An Economic Analysis*.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26. Pezzey J. and M. A. Toman. 2002. "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ility: A Review of Journal Articles."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 2(3) : 1 – 36.
27. Robertson J. 1999. *The New 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uxembourg: European Commission.
28. Solow R. M. 1974. "Intergeneration Equity and Exhaustible Resources." *Symposium on the Economics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1(2) : 29 – 45.
29. Solow R. M. 1986.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 88(1) : 141 – 149.
30. Solow R. M. 1993. "An almost Practical Step towards Sustainability." *Resources Policy* , 19(3) : 162 – 172.
31. Stiglitz J. E. 1974. "Growth with Exhaustible Natural Resources: Efficient and Optimal Growth Paths." *Symposium on the Economics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 41(2) : 123 – 137.
32. van den Bergh J. C. J. M. 200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cological Economics." In *Handboo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ed. G. Atkinson S. Dietz E. Neumayer 63 – 77.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33. van den Bergh J. C. J. M. 2010. "Externality or Sustainability Economics?" *Ecological Economics* , 69(11) : 2047 – 2052.
34. Vousdan N. 1973.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of Resource Deple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 6(2) : 126 – 143.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oretic Issues and Drawbacks of Western Sustainability Economics

Xiao Hongrong

(School of Economics ,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Sustainability economics , as an emerging interdisciplinary and applied economics , originated from 1960s and gained rapid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conomics society in the past decades. Although the term "sustainability economics" does not refer to any explicit definition yet in terms of basic conceptions , common characteristics , coverage , methodologies and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 the theory of sustainability economics has been playing a critical role in the policy – decision process and applied study of the related aspects around the world. The paper aims to review those major theoretical issues in sustainability economics in a critical way so as to disclose the recent critical progress which has been made in this area and meanwhile present an opinion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pursue the theoretical analyses on the emerging economic arena in China's view and feature.

Key Words: Western Sustainability Economics; Ethic Philosophy; Value; Resources Allocation; Economic Growth

JEL Classification: Q01

(责任编辑: 陈永清)